



東臨碣石觀滄海 老驥伏櫪志千里

東漢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，曹操以燒烏巢、斷軍糧之法，在艱苦惡戰中取得官渡之戰的勝利。強敵敗走，曹操擄獲袁紹大批物資、財寶、文檔，包括很多袁軍往來公文，以及一些絕密資料，當中包括很多漢室甚至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將與他來往、勾結、交心的信件，全都來不及銷毀，落入曹操手中。

袁紹一向比曹操強大，朝廷或地方上的一些官員，往往跟袁紹保持聯絡和關係，以便日後袁紹掌握朝廷時，自己也有退路。不過，今天這些信件都可能成為通敵的罪證，這難免使很多人擔憂。

對此，曹操先令人將這些信件集中起來，不准任何人翻閱，跟着當眾一把火把它們都燒了。他說：「當紹之強，孤猶不能自保，而況眾人乎？」即當日連我也不能自保，何況你們呢？

曹操此舉讓很多人放下心頭大石，也看到他的胸襟，更表現了他那長遠目光和偉大志向，跟他日後所寫的《觀滄海》和《龜雖壽》所表達的抱負如出一轍。

建安七年(公元202年)，一代風雲人物袁紹病逝，但他留下的集團仍有很強的實力。他的三個兒子袁譚、袁熙、袁尚等還控制着河北四州，又勾結烏桓人和南匈奴，實力非同小可。只不過他們兄弟互相攻伐，並不齊心。所以曹操要整合力量，準備充足，才可一網打盡他們。

跟着幾年，曹操推動了很多大

規模的水利工程，如修建運河，基本上用運河連結了華北地區的多條河流，編織出一個縱橫交錯、可通互聯的河道網絡。這樣，對調兵運糧，起了很關鍵的作用。

建安十二年(公元207年)，一場精心準備、勢在必得的遠征開始了。曹操親自率軍，去的時候辛苦，道路崎嶇，又寒又旱。打得也兇險，經常面對數倍的敵人。贏得也辛苦，怎知回程的路更不好走，甚至要殺馬充飢。

這使得曹操有很大感觸，遂寫下了著名的《觀滄海》，全文是：

東臨碣石，以觀滄海。
水何澹澹，山島竦峙。
樹木叢生，百草豐茂。
秋風蕭瑟，洪波湧起。
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。
星漢燦爛，若出其裏。
幸甚至哉，歌以詠志。

這是一首四言詩，乃《步出夏門行》組詩的第一首。《步出夏門行》是漢樂府的曲牌，而「夏門」是漢代洛陽城北門之一，「步出夏門行」的意思是說緩步經過洛陽城北門時所吟作之歌。曹操的《步出夏門行》組詩共五首，包括《觀滄海》、《艷辭》、《冬十月》、《土不同》和《龜雖壽》。

《觀滄海》這首詩是曹操在碣石山登山望海時作。見大海如此浩渺，碣石矗立，樹木叢生。這時，風聲颯颯，海上波濤湧起，他不禁就以滿腔激情，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、包蘊萬千的壯麗景象。他描繪了河山的雄偉壯麗，刻畫了高山大海的壯闊，更表達了詩人以景託志，胸懷天下的進取精神。全詩語言質樸，想像豐富，氣勢磅礴，蒼涼悲壯。

此時此刻，他立在碣石之旁，看着海水、島嶼、草木，聯想到日月運行的規律，他不再是披甲執戟、號令三軍之統帥，而是一位詩人。那是他深得傳統文化的熏陶，又歷經百戰，積累不知多少的生榮死哀，才有這樣的體會。

十多年來他經歷的事，對他原有的理想一次又一次的考驗。今天大軍消滅了袁氏集團、平服了胡人，心中大快。臨高遠眺，大有俯瞰人世、君臨天下之感。他就把思古之幽情，寫出他另一篇名作《龜雖壽》。全文是：

神龜雖壽，猶有竟時。
騰蛇乘霧，終為土灰。
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
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
盈縮之期，不但在天；
養怡之福，可得永年。
幸甚至哉，歌以詠志。



◆曹操攻袁氏勢力後，回程經過河北碣石山，寫下了著名的《觀滄海》。圖為碣石山。資料圖片

這首詩大意是：神龜雖然壽命很長，但猶有終結時；騰蛇儘管可以乘霧飛行，但終究會化為灰土；衰老的千里馬就算躺在馬棚裏，而牠的雄心壯志仍然是能夠馳騁千里的；有遠大抱負的人士，到了晚年，也有奮發進取的雄心，不會止息。

人的壽命長短，不只是由上天所決定的。只要自己調養好身心，也可以益壽延年。而我非常慶幸，就用這首詩歌來表達自己內心的志向。

由這首詩，可看到曹操的自信。正如人無法決定自己生命的長短，卻可以決定自己生命的「厚度」。他就以有限的生命，來作無限的功業。

◆雨亭(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)



文苑英華

融主觀與客觀 化悲憤為豁達

香港中學文憑試收錄了柳宗元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為指定文言篇章。這是柳宗元《永州八記》系列文章的第一篇，也是柳宗元因為「二王八司馬」事件遭貶永州後的一篇重要文章。

「二王八司馬」事件，又稱「永貞革新」。「二王」是指王叔文、王伾，「八司馬」是指柳宗元、劉禹錫等八人。由於此八人在改革後，均遭貶謫為「州司馬」，故世稱「八司馬」。

「永貞革新」的本質是好的。它的主要施政方向是要遏制擅政弄權的宦官集團，並要改革德宗時期諸般弊政。可是，由於唐順宗李誦身體羸弱，而且宦官權勢滔天，所以即位不足一年便「被內禪」予皇太子李純。順宗下台後，「二王八司馬」失去了政治支持者，所以也以失敗告終。由於此十人在永貞革新中得罪了以宦官為首的利益集團，所以即遭貶謫，而王叔文更在謫後翌年被賜死。

作為「八司馬」重要一員，柳宗元被

貶永州。永州位於瀟、湘二水匯合處，今屬湖南省。在唐代，永州是偏遠山區，人煙稀少，被中原人士視為「夷狄之地」，唯有罪犯才會發配到那裏。而柳宗元在《永州八記》的末篇《小石城山記》提及小石山山城時，也指永州非「中州」，乃「夷狄」之處。因此，可以推知，此次貶謫對柳宗元打擊之大。而事實上，柳宗元在此次貶謫之後，便沒有再次復起。

人生憂患、生命沉淪，往往會把詩人導向兩個文學方向——或致力抒發人生的痛苦，或轉向謳歌山水的天然。而情感敏銳的柳宗元則是兼有二者，所以其《永州八記》表現出複雜而矛盾的情感：既有作為「謫人」，貶謫蠻荒的悲憤慷慨；又有「不與培塿為類」的孤高自傲；更有寄情山水，「與萬化冥合」的豁達大度。這種有別於常人的複雜情感，很大部分緣於柳宗元兼融儒佛道思想。

柳宗元祖上世代為官，而且更是「河

東三著姓」(河東郡三大望族：柳氏、薛氏、裴氏)之一，所以自小就接受儒家教育。然而，其時儒家思想治世不治心，所以知識分子在遭受人生挫折時，往往要向外尋求解脫。同為起於先秦時期的道家，便成為了柳宗元尋求自我解脫的基礎源頭。

加上，當時佛教正在中土各處盛行，並漸漸地與道家思想融會，所以柳宗元便很順理成章地吸納了佛家思想。

貶謫是無可改變的事實，柳宗元雖欲濟世匡民，卻無從着力。《論語·述而》記孔子對顏淵說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，柳宗元此刻只好改變心態。

眼前的永州雖然地廣人稀，但卻因此保留了自然風光。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」，日常深受佛道思想潛移默化的柳宗元，也樂於放下心頭大石，安步當車，走遍永州。

在自然景致的熏陶下，柳宗元放下執着，讓主觀心境對接客觀風景，把情感不着痕跡地寄寓風光之中。

◆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思辯任我行

資源有限怎分配 公平平等難共存

上周與大家討論了一條有關資源分配的辯題，事實上「資源分配」不只是常見於辯論台上的辯題，也是現實政策辯論中的千古爭論。政策的基本問題是：WHO get WHAT from WHOM by HOW，就是有關資源分配。所以，從資源分配的問題着手探討，有助提升我們對公共問題的思辨能力。

今天以一條簡單的比賽辯題為例：「成績差的學生應得到更多資源。」這條「應然型」辯題，重點在於理念、價值的爭辯。這裏有個前設：「資源是有限的」，因此給予一邊「更多」的資源，就會意味着另一邊的資源「更少」，是一種「資源傾斜」。

在這種前設下，辯題才有意義，否則若假設資源無限，可辯性會大減。一條辯題的理念可以因為對辯題的理解不一樣，而有不同的爭論，也形成不同的戰場。透過探索不同的戰場，可以刺激我們對問題的思考。

先進入第一個戰場：「平等」VS「公平」。正方認為應該把更多資源給予成

績差的學生，是認為(義務)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確保學生掌握基本能力。因此，學生的學習成果是有一條基本線，可反映在「成績的合格」。因此對於未能合格(成績差)的學生，要給予更多資源以提高其水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面說的是「平等」，但與之相似卻相對的另一個理念是「公平」，看的不是結果，而是機會。例如，反方可以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確保每個學生有公平的機會接受教育，達到這點即是「有教無類」。

因此，即使成績差的學生，也已有接受教育的機會，沒有必要給予「更多」的資源。這樣的爭辯，重點在於有沒有「基本水平」作為目標。

例如，如果認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，落後於「基本水平」，對其成長發展有嚴重負面影響，則應該分配更多資源。

另一個戰場在於：「補底」VS「拔尖」。這個戰場是從學校的角度出發，把成績差與成績好的學生置於一個對立位置。對於學校而言，補底是為了提升

學校整體成績的下限，而拔尖是為了提升成績的上限。認為資源應給予更有潛質的人，是認為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力資本，為社會培養更優質的人才，對整體發展更好。

然而，這種觀點可能會面對「道德」攻擊，被認為不近人情。對於這種攻訐，反方不應迴避，而要認真面對，找出應對思路。例如「成績」代表什麼？一個人在一方面的成績差，不代表其他方面成績差，因此可以提出，應該將資源投放於學生擅長的領域上，而不是要勉強投放在基本科目之上。

例如學生在文科成績差，但數學成績好，應投放更多資源在其數學；有學生在體育、藝術方面成績好，應投放更多資源在這些方面。這樣對於「成績差」的另一角度的分析，有助於將理念強化為「因材施教」。

參考片段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RmKl8wVWvE&list=PL5iiLAXq6jw3ywOhWlLqE-PYOTJsSQyINI&index=8

◆任遠(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)

古文解惑

隔星期三見報

人人有個大慈悲 處處有種真趣味

洪應明《菜根譚·前集》第45條曰：

人人有個大慈悲^①，維摩^②屠劍^③無二心也；處處有種真趣味，金屋^④茅簷^⑤非兩地也。只是欲閉情封，當面錯過，便咫尺^⑥千里矣。

有關人心本性，歷來眾說紛紜，如告子主張「性無善無不善」，荀子主張「性惡」，但都不是主流說法。總體而言，中國傳統文化皆傾向認同孟子的「性善」說。

孟子認為，人生來有最基本、共同的天賦本性，這就是「性善」或「不忍人之心」，或者說對別人的憐憫之心、同情之心。他在《孟子》一書舉例，人如果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裏去，都會有驚懼和同情的心理。這種同情心，並不是為了討好小孩子的父母，不是要在鄉親朋友中獲得好名聲，也不是厭惡見死不救的污名，而完全是從人天生的本性中發出來的慈悲善念。

孟子堅信，人天性善良，故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。朱熹《四書章句集註·孟子序說》引程頤說：「孟子有大功於世，以其言性善也。」《三字經》首句開宗明義曰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」均可證「性善說」的重要意義。

《菜根譚》言「人人有個大慈悲，維摩屠劍無二心也」，明確表示人人都有一副大慈大悲的心腸，菩薩與屠夫、劊子手之間並無兩樣，其論正與孟子之說一致。引申而論，住金屋還是茅屋，其實毫無意義，因為相對外在形式的追求，我們更應該作內在的反省，找回人心的根本——良知善性，做一個善良的人。可惜，人們往往被私心欲望所蒙蔽，被利益衝昏頭腦，事事斤斤計較，忘掉了自己本有的慈悲善心，自然領略不到人生的純真情趣。

這一人生道理，放諸世界皆通，除了《菜根譚》等中華古籍重視外，西方也有不少以此為題的文學作品。舉例而言，歐洲自經歷文藝復興後，人們深信理性知識可以解決人類實存的基本問題，於是又發展出啟蒙運動，社會瀰漫着理性主義，強調對科學、對知識的追求。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作品，有不少作家都借用了有關浮士德的民間傳說以說理，大意謂煉金師浮士德召喚出魔鬼梅菲斯特，為了追求永恆的知識，答應向魔鬼出賣靈魂。

浮士德追求理性知識，本無不妥，但物極必反，過分追求理性，不惜出賣靈魂，便已再無理性可言。德國作家歌德亦以此為題，寫出了其經典詩劇的代表作《浮士德(Faust)》，名垂千古。不過與其他以浮士德悲劇收場的文學作品不同，歌德在故事結局中，描寫浮士德通過懺悔，最終得到神的救贖，戰敗了魔鬼，發人深省。

人生在世，或許就如《菜根譚》所言：「人人有個大慈悲。」但受到一己私欲影響，加上種種心魔誘惑，許多人不知不覺便走偏了路，遺忘本心。不過，只要能夠反省己過，明心見性，依然可以覺悟，重新體會「處處有種真趣味」之理。《菜根譚》的語錄，不單單是理性知識的提醒，更是一種人生智慧的啟迪，值得深思回味。

譯文

人人都有一顆大慈大悲的心，維摩居士與屠夫、劊子手之間並沒有不同。人間處處都存在天真自然的生活情趣，金屋與茅舍的本質也沒有差別。只是人們往往被私心欲望所蒙蔽，即使慈悲心與真情趣近在咫尺，也會當面錯過，遙遠得有如千里那樣。

註釋

- ①大慈悲：佛家語。《大智度論》曰：「大慈與一切眾生樂，大悲拔一切眾生苦。」
- ②維摩：即維摩詰，印度大德居士，與釋迦同一時代，精通大乘佛法，世稱菩薩化身。
- ③屠劍：屠夫與劊子手。
- ④金屋：指華美的屋子。
- ⑤茅簷：茅屋。簷，屋簷。此代為房屋。
- ⑥咫尺：周制以八寸為咫，十寸為尺。此用以形容距離極近。

◆謝向榮教授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